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接著看一百六十三頁，談為臣之道中，人臣為什麼會不能專注在自己的本分職責上？他接著有講到，「至於恩怨、名譽」，人與人的恩怨，還有重名，名譽。俗話說文人相輕，互相輕慢，誰也不服誰，這個跟好名也有關係，不容易隨喜讚歎，容易嫉妒、較量高下。而文人相輕我們也要慎重，文人應該是讀懂書，文以貫道、文以載道、文以明道，還放不下輕慢，那真的有把書讀進去嗎？變成我們空有文人之名，沒有文人之實，這就折福報。所以我們貪瞋痴慢不能很好的去對治，我們自稱讀書人，那也是有愧這個名字，我們得名符其實。所以放不下恩怨、名譽，這跟文人、跟明理的讀書人就不相應了。可是這也不容易，「雖世之號君子者，亦或不免」，被稱為君子的人，有時候在一些境緣，恩怨、名譽還是放不下。比方說，假如我們嫉惡如仇，就有可能這個恩怨放不下了。甚至於蘇東坡先生，這很有氣節的人，他在名上，我們以民間那個故事，他說他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，佛印禪師給他回一個字，「屁」字，他看了不高興，那不還是好面子？趕過去，還沒上山門，佛印禪師已經料到他一定會渡江過來，給他寫了一副對聯，「八風吹不動，一屁打過江」。不容易！而假如蘇東坡先生當時沒有覺得不歡喜，馬上順著佛印禪師這兩句反觀內省，或許他就會在看到這兩幅字跪下來禮拜，說不定他就有所悟了。所以伏不住習氣，我們就做不了主，得輪迴了；伏得住習氣，很可能就能成佛作祖。所以克念作聖，要克服瞋恚、恩怨，還有好名，「財色名食睡，地獄五條根」，都得過。

接著提到，「唐宋以來，朋黨之禍是也」，這又點出了歷史當中，自唐朝以後，每個朝代的朋黨禍患非常大。這個黨不是指百姓，是指在朝廷，甚至於所有這些為官的人，他形成了黨派，互相攻擊，這個大傷國家的元氣。我們要讀歷史，為什麼？長見識。讀經典明理，而歷史就是把經典當中的事呈現給我們看，理事是不二，我們一看歷史，就對這些經典教誨印象深刻。比方《大學》說的，「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」，「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」，多少貪官最後家破人亡，不都是印證這些話嗎？《論語》裡面提醒我們，「君子不黨」，君子沒有私心，他不搞這種黨派，君子「群而不黨」，他合群，他不搞黨派，他不爭利，他也不跟人爭對錯，「和而不同」，和氣待人，也尊重別人不同的想法、不同角度的考慮，但是不同流合污。歷史是一面鏡子，而歷史事件都是人心造成。而我們冷靜想一想，我們現在的人心狀態，比起唐宋那個時候的人如何？我們是比他們更有修養、更懂事理、更厚道，還是比他們差？假如我們比不上唐宋時代的讀書人，那他們那個年代所產生的禍患，我們這個時代會不會產生？很可能會，因為我們的水平已經不如他們了，他們會犯的事我們很難避免。所以古人的詩寫到，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」後人哀愍前一朝代的人怎麼會犯這麼糊塗的錯？只是在哀嘆，但並沒有引以為戒，這個哀嘆的人之後他還是犯那些錯；之後他也走了，他後面朝代的人又在哀嘆他，那不是後人哀之，沒有引以為戒，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。所以，假如我們沒有引以為戒，若干年之後，我們離開這個世間，甚至於還沒離開以前，我們就犯下一些嚴重的過失，後面的人又在說，哎呀，怎麼做得這麼誇張？

所以《群書治要》說，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，不只是我們自己經歷的事，整個歷史都是前事，我們都能引以為戒，就是我們

人生的老師。這個最關鍵的就是我們有自知之明，自知又知人。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其實知己知彼，用佛家講就是面對境界清楚。清楚什麼？清楚自己的斤兩、自己的程度，也清楚別人的狀況。不能不清不楚，出了問題也搞不清楚在哪，這樣就稀里糊塗的。所以學佛、學傳統文化，就是當個明白人，明明德。世間一切是什麼？因緣所生法，萬法因緣生。緣是什麼？客觀條件。我們可以用因緣的法來看自己，我們也可以用因緣法來客觀的看每件事、客觀的看每個人，不要有偏執，這樣對人對事就比較看得清楚。這麼一分析，我們不如古人，古人會產生的問題，尤其在團體當中。因為現在是團隊合作的時代，單打獨鬥要成事不大可能了，團隊協作。可是團體有可能會產生哪些問題，其實就跟歷史當中每個朝代是一樣的，這個我們沒辦法細說，我們提幾個點：比方很多朝代因為「女禍」，當然這個詞，我們也不能把責任都推到女子身上，推到褒姒、推到妲己，她只是個緣，因是周幽王、是商紂王才對，她是個助緣。當然，我們也不願意去做不好的助緣，因為這共業，都有嚴重的過失。再來，「宦官之禍」。我們假如著相了，現在又沒有宦官，其實宦官之禍就是離皇帝最近的人，離掌有很大權勢的領導近的人，就容易不知不覺膨脹自己，狐假虎威。這個都是我們無始劫的習氣，遇到這些境緣，自己不知不覺現前了，四大煩惱常相隨。這個時候在那裡爭寵、求表現，很可能我們自己都沒有察覺到。包含外戚干政，就是皇后那邊的親戚，因為有姻親關係，到時候引進愈來愈多人，私心去不掉，就會權力欲、控制欲膨脹。很多外戚最後被滿門抄斬，還不在少數。

所以我們走這條弘法利生的路，確實考驗不少。以前是在叢林，放下世俗，然後潛心修學。當然，那個時候人確實是明理，深入經藏，確實是放下萬緣，他這樣進山去修行有成就。我們這個時代

，得看每個人的根性，進山修行結果變成執著清淨，給他任務他還嫌煩，在清淨的道場跟人相處還有很多不愉快，他就需要鍛鍊、需要磨鍊。結果這個清淨的道場也沒人帶他，甚至還姑息他，那他到底修不修得成，這個很難講。所以成德還是覺得老法師從章嘉大師那裡得來的這個法寶，章嘉大師教他，「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。佛菩薩同體大悲，他有圓滿智慧，讓他們來鍛鍊我們，我們不挑境界。尤其我們從小沒吃什麼苦，真的是責任的承擔是成長的開始。往往承擔責任，往往在與大眾相處，才發覺自己滿身病痛。發覺沒關係，老法師說發現自己過失叫開悟。每天隨順習氣還不知道問題在哪，這個才嚴重，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」。所以看到問題沒有關係，不擔心，肯改就好了。所以一承擔責任、一處眾，容易察過，知過就能改過。修行沒有別的，知過、悔過，進而去改過。所以培養我們這兩、三代的人，真的是一門大學問、一門藝術，因為要因材施教，每個人的狀況、性格、成長背景都不相同。所以要依眾靠眾，要有好的團體，還要有好的善知識帶我們，因為有人專門帶我們，他清楚我們的狀況，好護持我們。

我們看到這些句子，「雖世之號君子者亦或不免，唐宋以來朋黨之禍是也。」我們從這一句，再結合剛剛講的種種朝廷、團體會出現的問題，假如我們自己的德行沒有扎好根，可能我們都將是問題當中的人物。我們有機會來弘護正法，這是殊勝的緣，我們希望能夠積功累德、植眾德本、功德圓滿，「現生優入聖賢之域，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」，這是我們的願望、目標。而「行百里路半九十」，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，「進一退九」，這些教誨都在提醒我們，菩提道上真的是要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必須要高度的警覺性來克念作聖。有錯誤的這些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起

來，不能小看它，它會做大的。

所以剛剛我們看這五點，身家、爵位、權勢、恩怨、名譽，都有可能讓我們在為人臣、在做弘護正法的工作，反而變成造業了。在佛門造業，在正法當中造業，這可不是開玩笑的，可能都跟障礙正法、斷人慧命會有因果責任。我們可是要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所以我們在這個時節因緣，雖然好心、善心、願心來走這條路，但是得要很好的有配套措施。內在，孝親尊師的根基一定要下大功夫。我們為什麼忠孝這兩個字要多說？因為後面所有的惡行，就是因為這個根基不牢；這根基牢了，絕對不幹那些事情。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所以忠孝友悌這個是做人的大根大本，我們得多花一點時間來深入。所以「當信佛經語深」，佛經、聖賢所講的每句話，其深無底、其廣無邊。為什麼《大學》要說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？皇上他要管全國之事，他沒有修身，隨著貪瞋痴，鐵定會出大亂；連庶人，一般平民百姓，只要不修身，他的家庭會有種種的問題產生，這個人生就苦不堪言。所以我們既然要服務大眾，而這個時代又是團體運作的時代，靠個人沒有辦法成就事情，都是團體的力量才能把弘護正法的事情，像我們辦漢學院，才能把整個學院運作上軌道，都是要靠修身的功夫才辦得到。

所以大家看這一段，不能說我以後又不當官，這一段跟我沒有關係。事實上每一句話，只要是在經典當中的，都跟我們有關。比方儒家講，「人無倫外之人，學無倫外之學」，人與人的關係沒有超過五倫的，而真實的學問就是在了解倫常大道，進而去盡到倫常本分，所有的經教不都是在教這個嗎？所以印祖才說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」。老法師慈悲，讓我們更重視印祖這教誨的綱領，所以在這四句加了「敦倫盡分是大道（倫常本分是大道）；閑邪存誠是大德（有沒有德行就看心地功夫，就是慎獨

，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的不履邪徑、不欺暗室）；信願念佛是大行；求生淨土是大果」。既然人無倫外之人，學無倫外之學，所以哪一個經教跟五倫無關？既然都跟五倫有關，哪一句跟我們這一生把五倫關係經營好無關？都有關。所以每一句我們都是當機者，用這樣的心態來學習才得受用。不然覺得這些也跟我沒有關係，就沒有辦法結合到我們的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當中。而這個心態不對了，我們這念頭裡就有分別執著，那不是愈學愈分別、愈學愈執著？分別執著在，這個是當官的人，這個跟我沒有關係。我們拉回來當前，自己所處的職責、單位，也有身家，有沒有太顧及自己家庭的利益？你看范仲淹先生每天睡覺都想一想，我今天為國家付出的，對不對得起這個俸祿？假如對不起，睡不著。所以，假如我們太多精神都牽絆在身家上，甚至還有貪污，那就更麻煩。所以我們真的是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都是十方財，不容易，不能浪費、不能私用。

還有爵位，我們會不會有想好這個高位？其實位子愈高責任愈重，絕不是為了名去爭個位子。實在講，位子愈高責任愈重、因果愈大。用錯一個人，所有因為用錯這個人所延伸出來的責任，用的人不可能沒有，所以領導者要知人善任。那成德為什麼講這些體會很深？實在是做錯的事情太多。現在佛菩薩、祖先慈悲，還讓成德有這個將功補過的機會。所以看到這些經文，感觸頗深。所以就是權勢，我們還沒有權力欲。老法師說要誠敬謙和，要自卑而尊人，怎麼可以有權力欲？他老人家常說，要放下控制的念頭、放下佔有的念頭、放下對立的念頭。其實我們假如能把眾生當作過去父母、未來諸佛，是真的相信了，真的這樣存心，這些問題可能就沒有了，哪還有恩怨、名譽的問題？恩怨，瞋恨心太重，不順自己的意思就不高興了。

而這個名譽事實上我們要認識清楚，真正冷靜的人都是逃名，怎麼還會去爭名、好名？不會了。「名者，造物所忌。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」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們冷靜去看這整個世界，名氣很大、很有地位、很有威望，可是私底下行為不好，可能都會出意外、短命，他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因為他私底下的行為造很大的業，甚至後來暴露出來，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非常大，甚至帶動非常錯誤的風氣。因為因果跟我們影響的層面、影響的範圍都有關係，所以名是福報，名不符實，每天都把自己的福報給折掉了。所以真的人怕出名豬怕肥，出了名，這個福報折得厲害，就麻煩了。以至於黃念祖老居士說的，認識的人太多，人際關係搞得太雜，每一個人跟你認識，就好像在你的脖子當中套了一個繩子，他時不時就拉你一下、拉你一下，你每天事情很繁雜，心又不定，一天過一天，瞎忙，最後道業都沒有增長，那就太冤枉、太可惜了！所以人生最重要是抉擇，要擇師，要擇友、擇偶、擇業，甚至於是我們交往的人都要抉擇好。俗話說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這個並不是說輕視人。為什麼孔子說敬而遠之？因為這個相處對彼此沒有好處，反而耗掉彼此的生命，那有何益處？道相同，「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」，「不欣世語，樂在正論」，相輔相成。你選擇不好的道友、不好的朋友，一起墮落。在菩提道上最關鍵的，好老師、好同參道友、好的環境，都是關鍵。

我們要摒除前面提的這些情況，那就要怎麼做？接下來一百六十三頁倒數第二行，「唯忠則盡心無欺」，就能真正把這個忠做到、保持，能夠盡心盡力、沒有欺騙。「無欺則至誠」，《大學》說「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」，無欺了就至誠。至誠心現前，「則舉心動念，全不為自己身家爵位起見」，真的是要盡心盡力，就怕做不好，就怕有誤導團體、他人。就像玄奘大師他是忠，忠於正法

、忠於眾生，後來自己生了重病，起的念頭都是，會不會我把經翻錯了？這個心境讓我們非常感佩、敬重。他所做一切都是盡心盡力，沒有一個念頭是為自己求什麼福報，就像這裡說的，不為自己的身家爵位起見，這是我們的好榜樣。而且，不只不為自身著想，還能「不避豪強，不徇情面」，這個徇情面，就是被很多人情拉得不能夠秉公處理，「不惜功名」。這些話在我們這個時代讀起來，感覺我們雖不在朝廷之中，但是這個時代為弘法利生做事，也會有很多的挑戰、困難。為什麼？因為三到五代人忽略了傳統文化。你在可能一百年前，你跟人家講倫理道德因果，人家還點頭、還認可；你現在跟人家講這個，人家說過時了，迷信。所以客觀來講，大家的認知遠遠不如古人，我們內在又有煩惱，外在又有誘惑。要成就事情，要突破自己內在的這些煩惱，不能激於意氣，不能牽於感情，不能因為得失，不能計較人我；那外，很多人家的不理解，甚至於毀謗、侮辱、陷害，能不能毫不畏懼這些事情，能夠「若都無苦，忍從何生？借彼魔惱，堅我願力。只要將猛，不怕賊強」，「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」。所以這個時代，要做一個弘揚傳統文化、弘揚漢學的忠臣，確實也都要不避豪強、不徇情面、不惜功名去做。「並不求忠直聲譽」，決定沒有為自己求這些，也不是為了求個「忠直」這樣的美譽。就是在這麼做的時候，不避豪強、不徇情面、不惜功名，那是為了成就公家的事，決定不是說要後世歷史給自己一個忠直的美名，沒有這個心，純是為公的心。

「或委曲濟事」，要能屈能伸，才能把事辦好，「必有忍，事乃濟。必有容，德乃大」，要能忍辱，才能把事做成，但「而非阿附」，委曲求全決定不是阿諛奉承。「或執法不回，而非矯激」。其實這些話都是在勘驗我們是不是純是一顆利人利眾的心、利國利民的心，沒有絲毫的夾雜，甚至於是沒有絲毫的偏頗。不能偏到一



邊去，要走中道。比方「執法不回」，就是秉公執法，不顧情面，就是不因私情而失了我們的公允，「而非矯激」，這個矯激就是矯枉過正。「只要實有益於國計民生」，就要去做，人民能得利，再大的挑戰都願意承擔。就像林則徐先生講的，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」。可能講到這裡，大家心裡想，這些都是留名青史的聖賢人、聖賢君子。「有為者亦若是」，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聖與賢，可馴致」。我們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最大的關鍵，第一個是信，有信才有願，有願才肯去行。可是沒有信，哪來的願？我們不相信自己可以成聖成賢、成佛成菩薩，那就隨著習氣走了、隨著懷疑走了。印光祖師勉勵我們，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」印祖是大勢至菩薩再來，他講的都是真實語，我們一接受了，就這樣期許自己，不懷疑自己。而我們既要效法佛菩薩，那佛菩薩生生世世為了度眾生肯捨頭目腦髓。《法華經》上講的，「觀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，非是菩薩捨身命處。」那只是講菩薩，還不是佛。那釋迦牟尼佛的話，我們娑婆界任何一寸土地，都曾經是他老人家為我們犧牲身命而成就我們善根的地方。所以《勸發菩提心文》第一個就是念本師恩。而一佛出世又有千佛擁戴，這個娑婆每一寸土地我們曾經走過的，那有本師跟所有這些佛菩薩來配合的無盡無數。所以真明白恩德就知恩報恩，就有無窮的動力。我們知佛恩、知父母恩、知師長恩，這裡知眾生恩、知國恩、知施主恩，我們就願意有益於國計民生、有益於正法、有益於眾生，來報恩。

這裡還提到一個為臣者，「且視吾君真為堯為舜之君，不敢萌菲薄念，方是忠敬」。這個忠敬二字就提醒我們，為人臣盡忠，內心裡還要有一個恭敬，恭敬自己的領導、恭敬自己的君父。古代受國君的恩賜很多，栽培種種；現在我們所處的因緣，我們也感謝領

導的知遇之恩。人世間，成德是大學的時候曾經看一本書上寫，說人間沒有什麼是應該的，當要常存感恩之心。領導信任我們也不是應該的，我們都要感恩。所有同學也好、老師也好，我們漢學院這些長輩、職工，他們對我們的付出，我們都不能視為理所當然，都要存感恩之心。那自自然然感君之德，就會恭敬，而且進思盡忠、退思補過。相信自己的領導真的是堯舜，把他看作堯舜一樣恭敬，就像孟子在勸這些君王，雖然君王現在有他的習氣，但是他的內心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君王只要肯用心，也可以成為聖君。其實這一句話，我們把它用在君臣關係，再延伸到整個五倫，都是如此。尤其五倫關係，就代表都是跟我們這一生很有緣、關係密切的，我們更應該珍惜這分緣分，互相成就。

其實對待父母、對待領導（對待君）、對待老師，很多心境它是相通的。我們看到舜王他對待他的父親跟後母，那也真是相信他們也是可以成聖賢。由於這個信念，進而不見父母的過，最後感動父母、感動自己的弟弟。所以「君子之事親孝，故忠可移於君」，他對父母是這樣，當然他對自己的領導，是君父；對自己的老師，師父；對自己的同一個行業一起學習的，叫師兄弟，那還是會從家庭延伸到整個社會團體。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」，師兄弟之間也是這樣，讓師父不操心，讓君父不操心。所以同學、同事、同僚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所以我們看到，所有的經教其實都在註解釋迦牟尼佛開悟的那一句話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。我們要相信這一句，則視吾君真為堯為舜之君，不敢萌菲薄念，就不能生起鄙視、輕賤自己的領導。所以都是這一句話的註解，都是這一句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的落實。所以這一句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」，是大教之本、萬法之源，所有經教從這裡出來的，又回到這一句。孔子

說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儒家如是，佛家亦如是。

進一步，我們之前提到為臣者要盡忠、要立節，還有是要勸諫。那一百六十四頁，「《韓詩外傳》曰，忠之道有三：以道覆君而事之曰大忠」，真正以大道真理來護持君王，這個覆有保護，來護持君王，讓他成為聖君，這是大忠。「以德調君」，以德行來護念君王，來輔弼、輔佐他，這是次忠。「以是諫非」，這個已經是有錯誤，然後以正確的來勸諫君王、來解救，這是下忠。我們中醫常說，上工治未病，下工才治已病。那治病跟治國、跟事君，這道理都是相通的。「《說苑》曰：從命利君曰順。」這四句很有味道，順從君王的命令，而有利於君王國家，這個叫順。「從命病君曰諛」，聽從他的命令，但是對君王是有害，這是諂媚、巴結。「逆命病君曰亂」，違逆君王的命令，又害君王，這個叫犯上作亂，悖亂。「逆命利君曰忠」，違逆君王的命令，但是有利於君，這忠。所以忠言逆耳利於行，良藥苦口利於病。這些教誨都非常有利於我們在為人臣當中的自我觀照，甚至於都可以回到我們自身，我們自己要順著自己的性德；順著習氣那是害自己。所以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，其實理也都是相通的。

後面又舉了一些歷史當中的例子，我們可以再找時間來看。而剛剛是談勸諫之理，我們現在來看事，具體事奉國君的、勸諫國君的榜樣。在歷史當中，我們很熟悉貞觀之治。唐朝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，很多地方、很多國度裡都有唐人街，從這裡就知道唐朝對世界的影響。而我們處在這個時代，外國很多專家學者都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，國內也有一首歌叫「重回漢唐」。這些趨勢、徵兆也可以讓我們知天命，在這個時代應該做什麼？要內有益於己、外有益於人、生有益於時、死有益於後才對。

而提到這個貞觀之治，最重要的功臣就是魏徵大人，他是諫議

大夫，後來他被起用是當諫議大夫。所以唐太宗不簡單，魏徵本來是要殺他的，他不計前嫌，因為這時候立場不同。然後一提拔他就是諫議大夫，後來累官至左光祿大夫，封鄭國公。唐太宗也不簡單，面對這樣的直臣，他還重用他。魏徵去世的時候，唐太宗五日罷朝，因為傷心得沒有辦法治理朝政，所以這個君臣之間的情義也是非常深。

「唐魏徵有膽略」，有膽識、有謀略，就是非常有膽量，又有方法，「善回人主意」，他很善巧方便，可以讓國主改變錯誤的這些想法，或者是他很執著的一些想法，能夠善巧的把他轉過來。「事無大小，必犯顏苦諫」，就是有時候這個言語正直，讓太宗都有點不高興，叫犯顏，然後很良苦用心在勸諫。「即上怒甚，弗輟也」，唐太宗已經很生氣了，他也勸諫沒停下來。伴君如伴虎，這些忠臣都是不怕死的，不然皇帝一個不高興，把他拖出去砍了，這也有可能。有一個成語叫「三審定讞」，那就是在唐太宗時候發生的一件事。太宗有一件事聽了很生氣，就當場把一個大臣執行斬首，結果後來確認他是被誣害的，唐太宗也難過好幾天，可是他一下子脾氣控制不了。所以從那一件事以後，太宗說再大的事都要三次判斷，審察判斷，才能夠行刑。也是因為經歷這些事才定下來的。

「上嘗得佳鷁」，這個佳鷁就是像老鷹一樣的猛禽，比老鷹小，「自臂之」，等於拿這個老鷹來玩，立在自己的手臂上。「望見徵來」，遠遠看到魏徵來了，「匿懷中」，就把這一隻佳鷁藏在自己的衣服裡面。「徵奏事故久」，魏徵知道君王在玩物喪志，會影響他治理朝政，所以就故意報告事情很久，「鷁竟死懷中」，這隻佳鷁就死在太宗的懷裡面了。

「文德皇后崩，帝念不已」。文德皇后是太宗的原配，跟他的感情非常好，她去世得比較早，皇帝就非常的思念。然後「於苑中

作層樓以望昭陵」，在自己的宮苑中做很高的樓台，可以爬上去望著埋葬文德皇后的昭陵。「嘗引徵同登」，曾經就找魏徵一起登上去，「使視之」，讓他也看。「徵熟視曰：臣昏眊不能見」，魏徵看了很久就說，我的眼睛看不清楚。然後皇帝就「指示之」，就指給他看，在那、在那。「徵曰：臣以為陛下望獻陵。若昭陵，則臣固見之矣」。接著魏徵就說，我本來以為陛下你是在望獻陵，獻陵是埋葬太宗母親的地方，我以為你是在望獻陵，原來你是在望昭陵，那昭陵臣是已經看到了。這個真的是「善回人主意」，皇帝執著在夫妻的情感，那就會受它影響很大，魏徵很善巧的提醒皇上要提起什麼？提起孝心，應該是要把母親、把父母、把祖宗交代下來的河山擺在前面才對。結果「上泣，為毀樓」，太宗馬上就有反思了，就把這個樓拆了。

「徵勸帝偃武修文，中國既安，四夷自服」，他這麼勸，只要能夠偃武修文，中國安定了，四夷就來臣服了。皇上用他的勸諫，「後頡利成擒」，頡利是東突厥的首領，擒獲，然後「酋長並帶刀宿衛」，連他們東突厥的酋長都來服務大唐，做皇宮的宿衛。「至外戶不閉、行旅不齎糧，皆徵之力也」，就是透過魏徵輔助唐太宗，最後國家是夜不閉戶，然後出去旅行不用帶糧食，因為人民都很友善、都很好客，會照顧。「徵為唐名臣，首封鄭公」，封鄭國公。「五世孫×」，他的第五代孫×，「復為宰相」，還當到宰相，確實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我們也有遇到魏徵的後代，已經傳了一千多年了，都非常優秀，也都是各個行業的頂梁人才。這是勸諫。

我們再看下一百七十二頁，這是盡忠的榜樣。我們看這些，不只是了解歷史，更要從這些故事當中學到忠的精神，學到盡忠的善巧智慧、柔和質直，「和顏愛語，勸諭策進」，我們都要學到。而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，就是這些忠臣一定都是德行很好

，連皇上都佩服，他的領導都佩服。假如沒有這樣的德行，很可能他在勸皇帝或勸領導，領導聽了還不是很歡喜，你自己都沒做得很好還說我，這是人情。就像我們勸別人，勸別人脾氣不要太大，可是我們自己脾氣不小，對方聽了鐵定心裡不是很認可，他會有牴觸，這不能怪他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而且往往我們當下在批評這個人，覺得他這一個態度太讓人難過，其實當我們批評他的時候，很可能我們當下就是那個習氣。比方，我這個長輩、這個領導太強勢了，都控制人、要求人，當然不好受，而我們冷靜從我們心源隱微處去看，我們當下這個念頭是不是也是要求？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我們很不希望人家要求、控制我們，可是當下我們在很痛苦的批評這件事的時候，其實我們內心或多或少不也是跟他一樣嗎？

所以唐荊川先生，也是個大儒，他說到，「須要刻刻檢點自家病痛」，就是自己的缺點，刻刻就是時時刻刻，因為不能保持時時刻刻，馬上就向外看、向外指責，不是向內反省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一不是往內，就一直往外，被五欲六塵牽得分別執著、貪瞋痴慢相續不斷。他說刻刻檢點自家病痛，「蓋所惡於人（很厭惡別人）許多病痛處，若真知反己（真的知道反觀自省），則色色有之」，我們講別人的缺點，我們身上決定都有，只是多少而已，甚至有時候比他多我們還罵他，縱使沒他那麼嚴重，我們還是有。真的都改掉了，就不會批評人了，因為真改掉的人，知道改掉不容易，就會寬恕人，不會批評人。真不容易，修行真的非帝王將相所能為。要能時時反省，不見世間過，才能提升，不然我們就卡死在這個見人過的關卡上了。

成德見過不少次，還覺得這個領導很不好，也批評他批評得很厲害。後來這個領導走了，這個批評很厲害的人上去了，那個犯的問題沒有比他的領導輕。所以我們真的是批評人容易，反省自己不

容易。所以我們說，在古人之後，論古人之過容易；處古人之位，能夠做得比古人好，就不容易了。就好像我們舉唐玄宗，我們真的在那個時代坐他的位置，能出開元之治嗎？可能遇到楊貴妃，我們可能比他還嚴重。所以真的要厚道，不能苛刻去批評，真的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這是對外；對內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刻刻檢點自家功夫。真的是隨時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其他一切人事境緣都是老師。這個心態一失，就煩惱做主了，就向外馳求，就見人過了。所以善財童子也是要時時保持善財童子的心態，所有的人都是老師，提醒我內心的不足。這樣我們因為有這個態度了，時時增長什麼？善財。善是什麼？善根，財是福德。有這個心態，我們的善根、福德時時在增長。所以為什麼善財童子能夠當生成就？就是因為他有這個態度，他的善根福德不斷增長才能成就。我們心用錯了，善根福德都在減損，不墮落就很難了，怎麼可能當生成就？我們看每個歷史，我們就是善財童子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內自省。

「宋司馬溫公為相」，他當宰相。司馬光我們很熟悉，他小時候跟朋友們玩，有一個小孩掉到水缸，很可能會淹死，其他的小孩都嚇得跑掉了，您看他臨危不亂，把那個缸給打破，救了那個孩子。這個是從小就看得出善根深厚，又有慈悲、又有定力。「以身徇國」，這真的是犧牲自己的身體，來為國家的事務，「勤勵庶政」，國家的政事非常勤勞、用心。「時已得疾」，當時候他已經病得很重，「而青苗、免役、將官之法猶在，西夏未降。歎曰：四害未除，吾死不瞑目」。我們從這裡感覺這一代賢相的心境，自己的身體健康沒有放在心上，放的都是這些事對國家很重要，假如沒有把它辦好，我都死不瞑目，因為還有這些法令不妥當，要修正，西夏還沒有投降。「賓客見其瘦」，他的貴賓客人見到他愈來愈瘦，「

引諸葛食少事繁為戒」，提醒他諸葛孔明就是因為吃得愈來愈少，事情又繁重，才短命，提醒他。「公曰，生死命也。為之益力，疾革，不復自覺，諄諄如夢中語，皆朝廷天下事也」。司馬溫公面對這些賓客的勸告，他卻說生死是有命的，他已經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，反而愈勸，他愈是賣力於國家之事。到時候又病得太重，已經有點我們說的不省人事的時候，還像講夢話一樣，都是在念著國家的事。所以我們看到這些事例都非常感動。為什麼至忠至孝之人他都是生天的福報，甚至於是他肯念佛求生淨土都能成就？因為他們沒有私心，純是為眾生、為國之心。

「魏高宗謂群臣曰」，這個魏高宗是北魏的皇帝，他告訴群臣，這也是有感而發，「君父一也」，事奉國君跟侍奉父親是同一個道理。「父有過，子不作書於眾中諫之」，父親有過，孩子勸父親的時候，一定不是在人前去勸，這樣父親會很沒面子，「而於私室屏處諫者」，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勸，而且勸的時候怡吾色、柔吾聲，「不欲彰父之惡也」。接著他說，「如高允者，朕有過，未嘗不面言」，都是當面一定盡力去勸皇帝，「至有朕所不堪者」，甚至於勸到皇帝都有點面子掛不住，不高興。後來這一分赤誠，皇帝也知道過錯了。就像春秋時候的衛國大夫史鰌，他也是一直勸當時的衛靈公，衛靈公不聽，他連斷氣前都是想著怎麼勸衛靈公，所以就交代他的兒子，把他的棺木就放在窗子底下，沒有放在正廳堂。衛靈公進來很生氣：「你怎麼這麼不孝，怎麼把你父親的靈柩放那？」他兒子說：「這是我父親生前決定的，交代我的，因為他覺得沒有盡到忠很慚愧，才這麼交代，沒有勸動君王用好的大臣，用蘧伯玉。」衛靈公就生慚愧了，他是用死來勸諫，非常可貴。

魏高宗就說了，他自己的過他明白了，但天下人並沒有知道皇帝的錯。所以要不謗國主，國家領導人畢竟代表國家，我們勸他是



讓他改，不能去揚他的惡，揚他的惡，到最後大家對國君或者對團體的領導人沒信心，這個國家跟團體可以瞬間瓦解，「民無信不立」。這個對領導者的信心是無形的，但是它存在。你一個國家再有錢，但是老百姓已經失去信心了，隨時可以毀於一旦；但只要對國家有信心，再大的危難都能克服。所以現在冠狀病毒也在考驗，國家萬眾一心，很快就能夠突破；假如上位者的決策不對，百姓又對國家沒信心，這個挑戰就大了。

魏高宗說的，「天下不知，可不謂忠乎」，這是很忠。「高允一片忠誠」，所以他這樣的忠誠，「不獨激烈者不能，亦諷諭者所不及也。可為諫法」。這個事例就是魏高宗讚歎高允之善於勸諫的忠誠，然後可以做為我們往後為臣者可以效法的。因為我們在勸諫當中不能偏了，變成很激烈、很激動去勸，還是要拿捏好分寸，應對進退得當。有時候太激烈了，就不能像高允這樣能夠勸到恰到好處，讓皇上也知過，又不揚他的惡。這諷諭者，也是用一些善巧、用一些暗示諷喻，就是來提醒，等於是勸諫皇帝能夠拿捏到像魏徵、像晏子、像高允這樣，確實是不容易，是門大學問。

我們看一百七十四頁。我們舉了這些例子，因為太多了，時間有限，我們不一一列舉，在一百七十四頁這一段，我們先帶過去，因為它也有一個總結的味道。「歷觀古今人臣盡忠而獲報者，多不勝述」。試看忠孝之家，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。「至於大節不奪，見危授命者」，遇到的境界考驗很大，「運際坎坷，抱恨千載」，像文天祥、像史可法，都是為國犧牲，包含岳飛，「似乎天之報施獨異」，覺得怎麼沒有好報？「不知生享當世盛名」，他們縱使犧牲了，都為當世人所敬重，「沒受萬民拜跪」，這也都是福報。「天之報之，較身受富貴安樂者」，他這一生有富貴，享了福報，死了之後沒了。但是這些見危授命、盡忠報國的人，世世代代都

尊崇供奉他，這樣的福報相較量，「不啻百倍」嗎？「而忘君害民者，天報之慘，更不必言」，甚至他的後世都不敢說他是誰的後代。

「今且莫論忠不忠之報應」，忠不忠這個是比較具體明顯的行為跟例子，我們「就看泛泛浮浮」，就是他當官、當公務員，泛泛浮浮就是馬馬虎虎，有點心不在焉，不是盡心盡力，「主意不在蒼生者」，就是他的關注點沒有在老百姓上，這樣「也無好好結局」，也沒有好的結局。「可見爾俸爾祿，定然負不得這箇字」。我們領的是國家的俸祿，那就辜負不起百姓，辜負不起這個忠字，我們有沒有？做到才行。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公務員領的都是百姓的血汗錢，當然要為百姓盡力才對。同樣的，比方成德已經出家，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」。所以出家在道場裡面，為什麼每一次用餐都要先念「食存五觀」？「計功多少，量彼來處」，就是這一頓飯有多少人要忙，多少人的血汗，才能夠來到我們面前。「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」，自己道業又沒有提升，都缺乏，這樣還來接受供養，那就辜負了施主，辜負了他們的供養、他們的信任。「防心離過，貪等為宗」，就真的要好好提升自己，貪瞋痴要能調伏。「正事良藥，為療形枯」，因為我們有個會餓的病，不吃又不行。所以「為成道業，方受此食」，我們是為了成就道業才吃這個飯。同樣的，我們假如領國家俸祿，那是為了讓自己沒有後顧之憂，能夠全心全意為百姓辦事，才領這個俸祿，絕不是為了前面說的身家、爵位、權勢、恩怨、名譽。我們也是為了成就我們的道德學問，進而在現在跟未來能夠弘護正法，我們才接受當下的福報跟照顧。所以，我們縱使在享福都要是覺悟的，都要是明白、感恩的。所以「勸發菩提心文」說，不能忘失菩提心。這個知恩就是菩提心。

「自宰相至百姓，多有該盡之忠」，確實是這樣，所以盡忠也

是，換一個話講，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各行各業都有本分。「然下民性命，最關縣令，故縣令尤不可不忠」。老百姓的身家性命、生活狀況，關係最大的就是縣令，因為縣令整個縣都歸他管，他對百姓的影響是最大的，而且他管整個經濟、刑罰都在他的權，所以尤不可不忠。「國家立此縣令，要他養民」，要他養好人民，照顧好人民。「古云：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」把老百姓照顧好，國家才能安定。「如此重任託付，豈容辜負」。

「蓋人讀書之時，便真切發心救世」。因為聖賢書就是教我們要行仁道，要為百姓、為蒼生，所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？就是學經世濟民。「及當權乘勢」，已經握有權勢了，「務要將天地君親，時刻在念」，要把天地的恩、君父之恩、父母的恩，時時刻刻放在心上。「身有傷，貽親憂，德有傷，貽親羞」，我們不忍心讓父母、君王再為我們操一點心。所以時刻在念，「大行善事」，盡心盡力去做善。「清慎率屬，勤訪民隱，倣美政於程朱，問良模於時彥」，這就具體講怎麼盡忠。清，清廉，生活勤儉；慎，謹慎，做的每件事、下的每個政令，攸關廣大的百姓，不能輕率了；率屬，就是以身作則，帶領幹部；勤訪民隱，就是勤政愛民，隱就是老百姓有難言之隱，你都要有善巧方便去了解。所以為官，古人說三個字：清、慎、勤。清廉，不貪污；謹慎，就不會大意輕率；勤勞，不懈怠懶惰。能這三個字時時放心上去做，那一定是個好官。具體上可以效法程子（程顥、程頤）、朱子，他們在為官當中有很多很好的政策、做法可以來效法。然後可以問良模於時彥，就問很多的好制度、方法，問誰？當下有真正道德學問的人，可以請教他。所以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士有百折不撓之真心，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。只要我們真有利民之心，一定可以從書上，甚至從這個時代的人，找到好方法。感應是不可思議的，你真的一心為眾生、為人

民，甚至夢中都會感應往聖先賢來教誨我們。

我們看一百八十四頁第四行，「朱子每曰」，意思就是朱子常常有說到，「以救民而獲罪，亦所不敢辭也」，為了救老百姓可能會獲判罪，也不會推辭，可以犧牲自己來為百姓。這些像歷史當中，漢朝汲黯、宋朝范純仁，好多例子。因為朝廷規定，要有指令才能開倉放糧，但是他們一計算，假如照這個規定，可能就有百姓餓死，他寧可觸犯法規，他還是這麼做了。當然，真正明白的皇帝他絕不怪罪，縱使遇到糊塗的皇帝了，他們也義所不敢辭。所以任何規定也都不能死板，要通權達變才行。這是跟大家談到忠的部分。

接下來我們進入孝。忠孝友悌，因為沒有國哪有家，忠先講，接著講孝，跟忠一樣重要，而孝是忠的基礎，忠臣出於孝子之門。而顏光衷先生，這是一代大儒，在《彙編》常常舉他的教導，他的見地非常可貴，尤其他這一篇「孝弟論」很長、很精闢，可能沒有辦法全講。但一開始這些分析很透徹，很能找出源頭問題、根本問題。我們說解決問題要從病根上、要從根本上，不能症狀解，不能捨本逐末。

「顏光衷先生孝弟論」談到：「有子說，孝弟為仁之本」，雖然是有子說的，畢竟跟孔子學，所以這一句必然也是夫子特別強調的重點。就像《孝經》是孔子直接教授的，孔子說：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；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。」這個就透出了我們能夠去愛那麼多的人，根源在哪？孝悌，所以孝悌是行仁道的根本。孟子又說：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」堯舜修齊治平這個大道，也沒有超出孝悌。「這孝弟關涉甚大」，關係牽涉非常非常的廣大，「橫的縱的，往古來今，無邊無際的，都是這個物事」。所以師長老人家常說，這一個孝字就是法身，我們可以從這一段話再來體會。孝，橫的縱的，往古來今，我們看往古來今

它是縱，時間。所以這個孝字，上面一個老，下面一個子，老是上一代，子是下一代，是一體不能分的。上一代還有上一代，下一代還有下一代，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，豎窮三際。我們的祖先一直上去，我們後代一直下去，那只是這一生；那生生世世都有祖先、父母，也都有後代子孫，無邊無際。你看悌、孝，這沒有父母、祖先，沒有自己。可是再延伸開來，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」，所以要盡孝，就延伸開兄弟要友愛，再來同學要友愛、同事要友愛，不然還是不孝。所以橫的縱的、古往來今、無邊無際，都是孝悌的落實，都跟孝悌有關。

所以《禮記》裡面說，「身也者，父母之遺體」，我們這個身體來自於父母。「行父母之遺體，敢不敬乎？」這身體是父母給我們的，我們每天在用這個身體，怎麼可以不恭敬？糟蹋這個身體，不就是糟蹋父母的生育、養育之恩嗎？這是我們不忍心這麼做的。

《孝經》說，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夫孝，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」事君、立身，那範圍真的都無邊無際。所以《大雅》云，「無念爾祖，聿脩厥德」，不能丟父母、丟祖宗的臉，要報他們的恩。《禮記》說，我們「行父母之遺體，敢不敬乎？」接著，「居處不莊，非孝也」，你所居的地方雜亂，環境都沒有整理好，對身體有害，父母一想或者看到，都不知道要操多少心，所以居處不莊，非孝也。「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」，我們於忠有損，也是不孝，人家罵，「誰家生的孩子？」就侮辱到父母了。「蒞官不敬，非孝也」，我們去當官，這個用我們現在，我們弘揚漢學，我們在一方負責弘護的工作，沒有做好，那就誤了一方的法緣，那就蒞官不敬，非孝也，父母就是希望我們去弘法利生，利益眾生、利益正法，那我們就不孝了。「朋友不信，非孝也」，朋友、同事相

處不好，父母操心。「戰陳無勇，非孝也」，我們現在打的是文化復興的革命，我們也要勇，勇於承擔任務、責任，退縮了、退心了，也不孝了。但是總有方法可以克服，不要怕困難，有佛法就有辦法。這幾件事情不能做到，很可能都會殃及父母的身家性命或者福報、名聲，所以這五件事不能犯，不然都是不孝。

所以真的是無邊無際，都是這個事物。但「然須曉得孝弟的是何物」，孝悌到底是什麼？「所以孝弟的是甚麼根苗」，為什麼要盡孝悌，是什麼原因？接著就再詮釋孝悌，我們下一節課再來跟大家一起交流。

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。